

通鑑紀事本末

五十四

德遂圍河間

唐高祖武德元年隋河間郡丞王琮守郡城以拒羣盜竇建德攻之歲餘不下聞煬帝凶問帥吏士發喪乘城者皆哭建德遣使弔之琮因使者請降建德退舍具饗以待之琮言及隋亡俯伏流涕建德亦為之泣諸將曰琮久拒我軍殺傷甚衆力盡乃降請烹之建德曰琮忠臣也吾方賞之以勸事君柰何殺之往在高雞泊為盜容可妄殺人今欲安百姓定天下豈得害忠良乎乃徇軍中曰先與王琮有怨敢妄動者夷三族以琮為瀛州刺史於是河北郡縣聞之爭附於建德先是建德陷景城

日一五

通鑑紀事本末二十一

五十一

沈祖

執戶曹河東張玄素將殺之縣民千餘人號泣請代其死曰戶曹清慎無比大王殺之何以勸善建德乃釋之以為治書侍御史固辭及江都敗復以為黃門侍郎玄素乃起饒陽令宋正本博學有才氣說建德以定河北之策建德引為謀主建德定鄴樂壽命所居曰金城宮備置百官冬十一月有大鳥五集于樂壽羣鳥數萬從之經日乃去竇建德以為己瑞改元五鳳宗城人有得玄圭獻於所以賜大禹也請改國號曰夏建德從之以正本為納言德紹為內史侍郎初王須拔掠幽州中流

矢死其將魏刀兒代領其衆據深澤掠冀定之間
衆至十萬自稱魏帝建德僞與連和刀兒弛備建
德襲擊破之遂圍深澤其徒執刀兒降建德斬之
盡并其衆易定等州皆降唯冀州刺史麴稜不下
稜塔崔履行暹之孫也自言有奇術可使攻者自
敗稜信之履行命守城者皆坐毋得妄闕曰賊雖
登城汝曹勿怖吾將使賊自縛於是爲壇夜設章
醮然後白衣衰經杖行登北樓慟哭又令婦女升
屋四向振裙建德攻之急稜將戰履行固止之俄
而城陷履行哭猶未已建德見稜曰卿忠臣也厚
禮之以爲內史令 建德既克冀州兵威益盛

帥衆十萬寇幽州摠管羅藝將逆戰薛萬均曰彼
衆我寡出戰必敗不若使羸兵背城阻水爲陳彼
必度水擊我萬均請以精騎百人伏於城旁俟其
半度擊之蔑不勝矣藝從之建德果引兵度水萬
均邀擊大破之建德竟不能至其城下乃分兵掠
霍堡及雍奴等縣藝復邀擊敗之凡相拒百餘日
建德不能克乃還樂壽萬均世雄之子也

二年春閏二月宇文化及保聊城嘗建德縱兵攻
之生擒化及建德每戰勝克城所得資財悉以分
將士身無所取又不噉肉常食蔬茹粟飯妻曹氏
不衣紉綺所役婢妾纔十許人及破化及得隋宮

人千數即時散。之以隋黃門侍郎裴矩爲左僕射掌選事兵部侍郎崔君肅爲侍中少府令何稠爲工部尚書右司郎中柳調爲左丞虞世南爲黃門侍郎歐陽詢爲太常卿詢紇之子也自餘隨才授職委以政事其不願留欲詣關中及東都者亦聽之仍給資糧以兵援之出境隋驍果尚近萬人亦各縱遣任其所之又與王世充結好遣使奉表於隋皇泰主皇泰主封爲夏王建德起於羣盜雖建國未有文物法度裴矩爲之定朝儀制律令建德甚悅每從之諮訪典禮竇建德陷邢州執摠管陳君賓初字文化及以隋大理卿鄭善果爲民部尚書從至聊城爲化及督戰中流矢竇建德克聊城王琮獲善果責之曰公名臣之家隋室大臣奈何爲弑君之賊效命苦戰傷疾至此乎善果大慙欲自殺宋正本馳往救止之建德復不爲禮乃犇相州淮安王神通送之長安庚午善果至上優禮之拜左庶子檢校內史侍郎夏四月竇建德聞王世充廢皇泰主自立乃絕之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下書稱詔追謚隋煬帝爲閔帝齊王暕之死也有遺腹子政道建德立以爲鄭公然猶依倚突厥以壯其兵勢隋義成公主遣使迎蕭皇后及南陽公主建德遣千餘騎送之又傳字文化

及首以獻義成公主 六月庚子竇建德陷滄州
秋八月竇建德將兵十餘萬趣洛州淮安王神
通帥諸軍退保相州己亥建德兵至洛州城下
丁未竇建德陷洛州揔管袁子幹降之乙卯引兵
趣相州淮安王神通聞之帥諸軍就李世勣於黎
陽 己巳竇建德陷相州殺刺史呂珉 淮安王
神通使慰撫使張道源鎮趙州庚寅竇建德陷趙
州執揔管張志昂及道源建德以二人及邢州刺
史陳君賓不早下欲殺之國子祭酒凌敬諫曰人
臣各爲其主用彼堅守不下乃忠臣也今大王殺
之何以勵羣下乎建德怒曰吾至城下彼猶不降
力屈就擒何可捨也敬曰今大王使大將高士興
拒羅藝於易水藝纔至興即降大王之意以爲如
何建德乃悟即命釋之 冬十月己亥賜幽州揔
管燕公羅藝姓李氏封燕郡王 辛丑李藝破建
德於衡水 竇建德引兵趣衛州建德每行軍常
爲三道輜重細弱居中央步騎夾左右相去三里
許建德以千騎前行過黎陽三十里李世勣遣騎
將丘孝剛將二百騎偵之孝剛驍勇善馬槊與建
德遇遂擊之建德敗走右方兵救之擊斬孝剛建
德怒還攻黎陽克之虜淮安王神通李世勣父蓋
魏徵及帝妹同安公主唯李世勣以數百騎走

河數日以其父故還詣建德降衛州聞黎陽陷亦降建德以李世勣爲左驍衛將軍使守黎陽常以其父蓋自隨爲質以魏徵爲起居舍人滑州刺史王軌奴殺軌攜其首詣建德降建德曰奴殺主大逆吾何爲受之立命斬奴返其首於滑州吏民感悅即日請降於是其旁州縣及徐圓朗等皆望風歸附己未建德還洛州築萬春宮徙都之置淮安王神通於下博待以客禮 十一月李世勣欲歸唐恐禍及其父謀於郭孝恪孝恪曰吾新事竇氏動則見疑宜先立效以取信然後可圖也世勣從之襲王世充獲嘉破之多所俘獲以獻建德建德由是親之 十二月李世勣復遣人說竇建德曰曹戴二州戶口實孟海公竊有其地與鄭人外合內離若以大軍臨之指期可取旣得海公臨徐兗河南可不戰而定也建德以爲然欲自將徇河南先遣其行臺曹旦等將兵五萬濟河世勣引兵三千會之

三年春正月李世勣謀俟竇建德至河南掩襲其營殺之冀得其父并建德土地以歸唐會建德妻產父之不至曹旦建德之妻兄也在河南多所侵擾諸賊羈屬者皆怨之賊帥魏郡李文相號李商胡聚衆五千餘人據孟津中渾母霍氏亦善騎射

自稱霍揔管世勣結商胡爲昆弟入拜商胡之冊
母泣謂世勣曰竇氏無道如何事之世勣曰母無
憂不過一月當殺之相與歸唐耳世勣辭去母謂
商胡曰東海公許我共圖此賊事久變生何必待
其來不如速決是夜商胡召曹曰偏裨二十三人
飲之酒盡殺之旦別將高雅賢阮君明尚在河北
未濟商胡以巨舟四艘濟河北之兵三百人至中
流悉殺之有獸醫游水得免至南岸告曹曰日嚴
警爲備商胡既舉事始遣人告李世勣世勣與曹
日連營郭孝恪勸世勣襲日世勣未決聞日已有
備遂與孝恪帥數十騎來犇商胡復引精兵二千

北襲阮君明破之高雅賢收衆去商胡追之不及
而還建德羣臣請誅李蓋建德曰世勣唐臣爲我
所虜不忘本朝乃忠臣也其父何罪遂赦之甲午
世勣孝恪至長安曹曰遂取濟州復還洛州二
月竇建德攻李商胡殺之建德洛州勸課農桑境
內無盜商旅野宿夏五月竇建德遣高士興擊
李藝於幽州不克退軍籠火城藝襲擊大破之斬
首五千級建德大將軍王伏寶勇略冠軍中諸將
疾之言其謀反建德殺之伏寶曰大王柰何聽讒
言自斬左右手乎秋八月竇建德共州縣令唐
綱殺刺史以州來降上遣使與竇建德連和建

德遣同安公主隨使者俱還 冬十月竇建德帥
衆二十萬復攻幽州建德兵已攀堞薛萬均薛萬
徹帥敢死士百人從地道出其背掩擊之建德兵
潰走斬首千餘級李藝兵乘勝薄其營建德陳於
營中填塹而出奮擊大破之建德逐北至其城下
攻之不克而還 十一月竇建德濟河擊孟海公
初王世充侵建德黎陽建德襲破殷州以報之自
是二國交惡信使不通及唐兵逼洛陽世充遣使
求救於建德建德中書侍郎劉彬說建德曰天下
大亂唐得關西鄭得河南夏得河北共成鼎足之
勢今唐舉兵臨鄭自秋涉冬唐兵日增鄭地日蹙
唐彊鄭弱執必不支鄭亡則夏不能獨立矣不如
解仇除忿發兵救之夏擊其外鄭攻其內破唐必
矣唐師既退徐觀其變若鄭可取則取之併二國
之兵乘唐師之老天下可取也建德從之遣使詣
世充許以赴援又遣其禮部侍郎李大師等詣唐
請罷洛陽之兵秦王世民留之不答 十二月壬
辰燕郡王李藝又擊竇建德於籠火城破之 張
道源從竇建德在河南密遣人詣長安請出兵攻
洛州以震山東丙午詔劉世讓為行軍總管使將
兵出土門趣洛州 竇建德行臺尚書令恒山胡
大恩請降

四年春二月竇建德克周橋虜孟海公三
軍惣管劉世讓攻竇建德黃州拔之洛州嚴世
讓不得進會突厥將入寇上召世讓還竇建德所
署普樂令平恩程名振來降竇建德陷管州殺
刺史郭士安又陷滎陽陽翟等縣水陸並進汎舟
運糧沂河西上王世充之弟徐州行臺世辯遣其
將郭士衡將兵數千會之合十餘萬號三十萬軍
於成臯之東原築宮板渚遣使與王世充相聞先
是建德遺秦王世民書請退軍潼關返鄭侵地復
修前好世民集將佐議之皆請避其鋒郭孝恪曰
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

亡之也宜據武牢之險以拒之伺間而動破之必
矣記室薛收曰世充保據東都府庫充實所將之
兵皆江淮精銳即日之患但乏糧食耳以是之故
爲我所持求戰不得守則難久建德親帥大衆遠
來赴援亦當極其精銳致死於我若縱之至此兩
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偃兵
無日混一之期殊未有涯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
溝高壘世充出兵慎勿與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
成臯厲兵訓士以待其至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
德旣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世民善
之收道衡之子也蕭瑀屈突通封德彝皆曰吾

疲老世充憑守堅城未易猝拔建德席勝而來鋒銳氣盛吾腹背受敵非完策也不若退保新安以承其弊世民曰世充兵摧食盡上下離心不煩力攻可以坐克建德新破海公將驕卒惰吾據武牢扼其咽喉彼若冒險爭鋒吾取之甚易若狐疑不戰旬月之間世充自潰城破兵彊氣勢自信一舉兩克在此行矣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兩賊併力其勢必彊何弊之承吾計決矣通等又請解圍據險以觀其變世民不許中分麾下使通等副齊王元吉圍守東都世民將驍勇三千五百人東趣武牢時正晝出兵歷北邙抵河陽趨鞏而去王世充登城望見莫之測也竟不敢出癸未世民入武牢甲申將驍騎五百出武牢東二十餘里覘建德之營緣道分留從騎使李世勣程知節秦叔寶將之伏於道旁纔餘四騎與之偕進世民謂尉遲敬德曰吾執弓矢公執槊相隨雖百萬衆若我何又曰賊見我而還上策也去建德營三里所建德遊兵遇之以爲斥候也世民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一將建德軍中大驚出五六千騎逐之從者咸失色世民曰汝弟前行吾自與敬德爲殿於是按轡徐行追騎將至則引弓射之輒斃一人追者懼而止止而復來如是再三

每來必有斃者世民前後射殺數人敬德殺十許人追者不敢復逼世民遂巡稍却以誘之入於伏內世勣等奮擊大破之斬首二百餘級獲其驍將斛秋石瓚以歸乃爲書報建德諭以趙魏之地久爲我有爲足下所侵奪但以淮安見禮公主得歸故相與坦懷釋然世充頃與足下修好已嘗反覆今亡在朝夕更飾辭相誘足下乃以三軍之衆仰哺他人千金之資坐供外費良非上策今前茅相遇彼遽崩摧郊勞未通能無懷愧故抑止鋒銳冀聞擇善若不獲命恐雖悔難追 實建德迫於武牢不得進留屯累月戰數不利將士思歸夏四月

丁巳秦王世民遣王君廓將輕騎千餘抄其糧運又破之獲其大將軍張青特凌敬言於建德曰大王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守之更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如此有三利一則蹈無人之境取勝可以萬全二則拓地收衆形勢益彊三則關中震駭鄭圍自解爲今之策無以易此建德將從之而王世充遣使告急相繼於道王琬長孫安世朝夕涕泣請救洛陽又陰以金玉啗建德諸將以撓其謀諸將皆曰凌敬書生安知戰事其言豈可用也建德乃謝敬曰今衆心甚銳天贊我也因之決戰必將大捷不得從公言敬

固爭之建德怒令扶出其妻曹氏謂建德曰祭酒之言不可違也今大王自滏口乘唐國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又因突厥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鄭圍何憂不解若頓兵於此老師費財欲求成功在於何日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吾來救鄭鄭今倒懸云在朝夕吾乃捨之而去是畏敵而棄信也不可謀者告曰建德伺唐軍芻盡牧馬於河北將襲武牢五月戊午秦王世民北濟河南臨廣武察敵形勢因留馬十餘匹牧於河渚以誘之夕還武牢己未建德果悉衆而至自板渚出牛口置陳北距大河西薄汜水南屬鵲山亘二十里鼓行而進諸將皆懼世民將數騎升高丘以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而囂是無紀律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陳久卒饑勢將自退追而擊之無不克者與公等約甫過日中必破之矣建德意輕唐軍遣三百騎涉汜水距唐營一里所止遣使與世民相聞曰請選銳士數百與之劇世民遣王君廓將長槊二百以應之相與交戰乍進乍退兩無勝負各引還王琬乘隋煬帝驄馬鎧仗甚鮮迴出陳前以誇衆世民曰彼所乘真良馬也尉遲敬德請往取之世民止之曰豈可以一馬喪猛士敬德不從與高甌生梁

建方三騎直入其陳擒琬引其馬以歸衆無敢當者世民使召河北馬待其至乃出戰建德列陳自辰至午士卒飢倦皆坐列又爭飲水逡巡欲退世民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陳西馳而南士及戒之曰賊若不動爾宜引歸動則引兵東出土及至陳前陳果動世民曰可擊矣時河渚馬亦至乃命出戰世民帥輕騎先進大軍繼之東涉汜水直薄其陳建德羣臣方朝謁唐騎猝來朝臣趨就建德建德召騎兵使拒唐兵騎兵阻朝臣不得過建德揮朝臣令却進退之間唐兵已至建德窘迫退依東陂竇抗引兵擊之戰小不利世民帥騎赴之所向皆靡淮陽王道玄挺身陷陳直出其後復突陳而歸再入再出飛矢集其身如蝟毛勇氣不衰射人皆應弦而仆世民給以副馬使從已於是諸軍大戰塵埃漲天世民帥史大柰程知節秦叔寶宇文歆等卷旆而入出其陳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顧見之大潰追犇三十里斬首三千餘級建德中槩竄匿於牛口渚車騎將軍白士讓楊武威逐之建德墜馬士讓援槩欲刺之建德曰勿殺我我夏王也能富貴汝武威下擒之載以從馬來見世民世民讓之曰我自討王世充何預汝事而來越境犯我兵鋒建德曰今不自來恐煩遠取建德將

士皆潰去所俘獲五萬人世民即日散遣之使還鄉里封德彝入賀世民笑曰不用公言得有今日智者千慮不免一失乎德彝甚慙建德妻曹氏與左僕射齊善行將數百騎遁歸洛州 壬申齊善行以洛相魏等州來降時建德餘衆走至洛州欲立建德養子為主徵兵以拒唐又欲剽掠民還向海隅爲盜善行獨以爲不可曰隋末喪亂故吾屬相聚草野苟求生耳以夏王之英武平定河朔士馬精彊一朝爲擒易如反掌豈非天命有所屬非人力所能爭邪今喪敗如此守亦無成逃亦不免等爲亡國豈可復遺毒於民不若委心請命於唐

必欲得繒帛者當盡散府庫之物勿復殘民也於是運府庫之帛數十萬段置萬春宮東街以散將卒凡三晝夜乃畢仍布兵守坊巷得物者即出無得更入人家士卒散盡然後與右僕射裴矩行臺曹曰帥其百官奉建德妻曹氏及傳國八璽并破宇文化及所得珍寶請降于唐上以善行爲秦王左二護軍仍厚賜之 竇建德博州刺史馮士羨

復推淮安王神通爲慰撫山東使徇下三十餘州建德之地悉平 秋七月甲子秦王世民至長

安被黃金甲齊王元吉李世勣二十五將從騎萬匹甲士三萬人前後部鼓吹俘王世

建德及隋乘輿御物獻于太廟行飲至之禮
食之 丙寅斬建德于市

唐平隴石 薛舉

隋恭帝義寧元年汾陰薛舉僑居金城驍勇絕倫
家貲鉅萬交結豪傑雄於西邊為金城府校尉時
隴右盜起金城令郝瑋募兵得數千人使舉將而
討之夏四月癸未方授甲置酒饗士舉與其子仁
果及同黨十三人於座劫瑋發兵囚郡縣官開倉
賑施自稱西秦霸王改元秦興以仁果為齊公少
子仁越為晉公招集羣盜掠官牧馬賊帥宗羅睺
帥眾歸之以為義興公將軍皇甫綰將兵一萬屯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七

十一

何組

枹罕舉選精銳二千人襲之遂克枹罕岷山羌酋
鍾利俗擁眾二萬歸之舉兵大振更以仁果為齊
王領東道行軍元帥仁越為晉王兼河州刺史羅
睺為興王以副仁果分兵略地取西平澆河二郡
未幾盡有隴西之地眾至十三萬 秋七月薛舉
自稱秦帝立其妻鞠氏為皇后子仁果為皇太子
遣仁果將兵圍天水克之舉自金城徙都之仁果
多力善騎射軍中號萬人敵然性貪而好殺嘗獲
庾信子立怒其不降磔於火上稍割以噉軍士及
克天水悉召富人倒懸之以醋灌鼻責其金寶舉
每戒之曰汝之才略足以辦事然苛虐無恩終當

復我國家舉遣晉王仁越將兵趨劔口至河池郡
太守蕭瑀拒却之 冬十二月薛舉遣其子仁果
寇扶風唐弼據汧源拒之舉遣使招弼弼乃殺李
弘芝請降於舉仁果乘其無備襲破之悉并其衆
弼以數百騎走詣扶風請降扶風太守竇瑒殺之
舉勢益張衆號三十萬謀取長安聞丞相淵已定
長安進圍扶風淵使李世民將兵擊之又使姜暮
竇軌俱出散關安撫隴右癸巳世民擊薛仁果於
扶風大破之追奔至隴坻而還薛舉大懼問其羣
臣曰自古天子有降者乎黃門侍郎錢唐褚亮曰
趙佗歸漢劉禪仕晉近世蕭琮至今猶貴轉禍爲
福自古有之衛尉卿郝瑒趨進曰陛下失問褚亮
之言又何恃也昔漢高祖屢經奔敗蜀先主亟亡
妻子卒成大業陛下奈何以一戰不利遽爲亡國
之計乎舉亦悔之曰聊以此試君等耳乃厚賞瑒
引爲謀主 姜暮竇軌進至長道爲薛舉所敗引
還淵使通議大夫醴泉劉世讓安集唐弼餘黨與
舉相遇戰敗爲舉所虜

唐高祖武德元年郝瑒說薛舉與梁師都及突厥
連兵以取長安舉從之突厥拒舉師都等不納其
謀 夏六月癸未薛舉寇涇州以秦王世民爲
將八摠管兵以拒之 秋七月薛舉進逼高墪

游兵至于豳岐秦王世民深溝高壘不與戰會此
氏得瘡疾委軍事於長史納言劉文靜司馬鄧國
山且戒之曰薛舉懸軍深入食少兵疲若來挑戰
慎勿應也俟吾疾愈爲君等破之開山退謂文靜
曰王慮公不能辦故有此言耳且賊聞王有疾必
輕我宜曜武以威之乃陳於高塢西南恃衆而不
設備舉潛師掩其後壬子戰於淺水原八摠管皆
敗士卒死者什五六大將軍慕容羅喉李安遠劉
弘基皆沒世民引兵還長安舉遂拔高塢收唐兵
死者爲京觀文靜等皆坐除名 八月薛舉遣其
子仁果進圍寧州刺史胡演擊却之郝瑒言於舉
曰今唐兵新破關中騷動宜乘勝直取長安舉然
之會有疾而止辛巳舉卒太子仁果立居於折塢
城謚舉曰武帝 己丑以秦王世民爲元帥擊薛
仁果 九月甲寅秦州摠管竇軌擊薛仁果不利
驃騎將軍劉感鎮涇州仁果圍之城中糧盡感殺
所乘馬以分將士感一無所噉唯煮馬骨取汁和
木屑食之城垂陷者數矣會長平王叔良將士至
涇州仁果乃揚言食盡引兵南去乙卯又遣高塢
人僞以城降叔良遣感帥衆赴之己未至城下叩
門城中人曰賊已去可踰城入感命燒其門城上
下水灌之感知其詐遣步兵先還自帥精兵爲殿

俄謂城上舉三烽仁果兵自南原大下戰於百里
緄川唐軍大敗感爲仁果所擒仁果復圍涇州令
感語城中云援軍已敗不如早降感許之至城下
大呼曰逆賊飢餒亡在朝夕秦王帥數十萬衆四
面集城中勿憂勉之仁果怒執感於城旁埋之至
膝馳騎射之至死聲色逾厲叔良嬰城固守僅能
自全感豐生之孫也 庚申隴州刺史陝人常達
擊薛仁果於宜祿川斬首千餘級 薛仁果屢攻
常達不能克乃遣其將仵士政以數百人詐降達
厚撫之乙丑士政伺隙以其徒劫達擁城中二千
人降於仁果達見仁果詞色不屈仁果壯而釋之

奴賊帥張貴謂達曰汝識我乎達曰汝逃死奴賊
耳貴怒欲殺之人救之獲免 薛仁果之爲太子

也與諸將多有隙及即位衆心猜懼郝瑋哭舉得

疾遂不起由是國勢寢弱秦王世民至高墪仁果

使宗羅睺將兵拒之羅睺數挑戰世民堅壁不出

諸將咸請戰世民曰我軍新敗士氣沮喪賊恃勝

而驕有輕我心宜閉壘以待之彼驕我奮可一戰

而克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六十餘日

仁果糧盡其將梁胡郎等帥所部來降世民知仁

果將士離心命行軍摠管梁實營於淺水原以誘

之羅睺大喜盡銳攻之梁實守險不出營中無水

人馬不飲者數日羅睺攻之甚急世民度賊已
謂諸將曰可以戰矣遲明使右武侯大將軍龐
陳於淺水原南羅睺併兵擊之玉戰幾不能支
民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羅睺引兵還戰世
民帥驍騎數十先陷陳唐兵表裏奮擊呼聲動地羅
睺士卒大潰斬首數千級世民帥二千餘騎追之
竇軌叩馬苦諫曰仁果猶據堅城雖破羅睺未可
輕進請且按兵以觀之世民曰吾慮之久矣破竹
之勢不可失也舅勿復言遂進仁果陳於城下世
民據涇水臨之仁果驍將渾幹等數人臨陳來降
仁果懼引兵入城拒守日向暮大軍繼至遂圍之

夜半守城者爭自投下仁果計窮己酉出降得其
精兵萬餘人男女五萬口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
一戰而勝遽捨步兵又無攻具輕騎直造城下衆
皆以爲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羅睺所將皆
隴外之人將驍卒悍吾特出其不意而破之斬獲
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果撫而用之未易克也
急之則散歸隴外折墟虛弱仁果破膽不暇爲謀
此吾所以克也衆皆悅服世民所得降卒悉使仁
果兄弟及宗羅睺翟長孫等將之與之射獵無所
疑間賊畏威銜恩皆願效死世民聞褚亮名求訪
獲之禮遇甚厚引爲主府文學上遣使謂世民曰

薛舉父子多殺我士卒必盡誅其黨以謝寃理
密諫曰薛舉虐殺不辜此其所以亡也陛下何忍
無懷服之民不可不撫乃命戮其謀首餘皆赦之
癸亥秦王世民至長安斬薛仁果於市上賜常
遠帛三百段贈劉感平原郡公謚忠壯撲殺件士
政於殿庭以張貴尤淫暴嘗斬之上享勞將士因
謂羣臣曰諸公共相翊戴以成帝業若天下承平
可共保富貴使王世充得志公輩豈有種乎如薛
仁果君臣豈可不以爲前鑑也

唐平河西 李軌

隋恭帝義寧元年武威鷹揚府司馬李軌家富好

四百五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七

七十五

王吳宗

任俠薛舉作亂於金城軌與同郡曹珍關謹梁碩
李贇安脩仁等謀曰薛舉必來侵暴郡官庸怯勢
不能禦吾輩豈可束手并妻孥爲人所虜邪不若
相與并力拒之保據河右以待天下之變衆皆以
爲然欲推一人爲主各相讓莫肯當曹珍曰久聞
圖讖李氏當王今軌在謀中乃天命也遂相與拜
軌奉以爲主秋七月丙辰軌令脩仁集諸胡軌結
民間豪桀共起兵執虎賁郎將謝統師郡丞韋士
政軌自稱河西大涼王置官屬並擬開皇故事關
謹等欲盡殺隋官分其家贄軌曰諸人旣逼以爲
主當稟其號令今興義兵以救生民乃殺人取貨

類羣盜耳將何以濟於是必統師爲太僕卿士政
務太府卿西突厥闕達度設據會寧川自稱闕可
汗請降於軌 薛舉選其將常仲興濟河擊李軌
與軌將李贇戰於昌松仲興舉軍敗沒軌欲縱遣
之贇曰力戰獲俘復縱以資敵將焉用之不如盡
院之軌曰天若祚我當擒其王此屬終爲我有若
其無成留此何益乃縱之未幾攻張掖敦煌西平
枹罕皆克之盡有河西五郡之地

唐高祖武德元年秋八月上欲與李軌共圖秦隴
遣使潛詣涼州招撫之與之書謂之從弟軌大喜
遣其弟懋入貢上以懋爲大將軍命鴻臚少卿張
侯德冊拜軌爲涼州總管封涼王 冬十一月乙

巳涼王李軌即皇帝位改元安樂 李軌吏部尚
書梁碩有智略軌常倚之以爲謀主碩見諸胡浸
盛陰勸軌宜加防察由是與戶部尚書安脩仁有
隙軌子仲琰嘗詣碩碩不爲禮乃與脩仁共譖碩
於軌誣以謀反軌酖碩殺之有胡巫謂軌曰上帝
當遣玉女自天而降軌信之發民築臺以候玉女
勞費甚廣河右饑人相食軌傾家財以賑之不足
欲發倉粟召羣臣議之曹珍等皆曰國以民爲本
豈可愛倉粟而坐視其死乎謝統師等皆故隋官
心終不服密與羣胡爲黨黑排軌故人乃詬珍曰百

姓餓者自是羸弱勇壯之士終不至此國家倉庫以備不虞豈可散之以餉羸弱僕射苟悅人情不爲國計非忠臣也軌以爲然由是士民離怨

二年春二月張俟德至涼李軌召其羣臣廷議曰唐天子吾之從兄今已正位京邑一姓不可自爭天下吾欲去帝號受其官爵可乎曹珍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稱王稱帝者奚啻一人唐帝關中涼帝河右固不相妨且已爲天子奈何復自貶黜必欲以小事大請依蕭答事魏故事軌從之戊戌軌遣其尚書左丞鄧曉入見奉書稱皇從弟大涼皇帝臣軌而不受官爵帝怒拘曉不遣始議興師

討之上遣使與吐谷渾可汗伏允連和使擊李軌李軌將安脩仁兄興貴仕長安表請說軌諭以禍福上曰軌阻兵恃險連結吐谷渾突厥吾興兵擊之尚恐不克豈口舌所能下乎興貴曰臣家在涼州奔世豪望爲民夷所附弟脩仁爲軌所信任子弟在機近者以十數臣往說之軌聽臣固善若其不聽圖之肘腋易矣上乃遣之興貴至武威軌以爲左右衛大將軍興貴乘間說軌曰涼地不過千里土薄民貧今唐起太原取函秦宰制中原豈必勝攻必取此殆天啓非人力也不若舉河西歸則竇融之功復見於今日矣軌曰吾據山河之

固彼雖疆大若我何汝自唐來爲唐遊說耳與
謝曰臣聞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臣闔門受
陛下榮祿安肯附唐但欲效其愚慮可否在陛下
耳於是退與脩仁陰結諸胡起兵擊軌軌出戰而
敗嬰城自守興貴徇曰大唐遣我來誅李軌敢助
之者夷三族城中人爭出就興貴軌計窮與妻子
登玉女臺置酒爲別夏五月庚辰興貴執之以聞
河西悉平鄧曉在長安舞蹈稱慶上曰汝爲人使
臣聞國亡不感而喜以求媚於朕不忠於李軌肯
爲朕用乎遂廢之終身軌至長安并其子弟皆伏
誅以安興貴爲右武侯大將軍上柱國涼國公賜

帛萬段安脩仁爲左武侯大將軍申國公

唐平河東

劉武周

隋恭帝義寧元年馬邑太守王仁恭多受貨賂
能振施郡人劉武周驍勇喜任俠爲鷹揚府校尉
仁恭以其土豪甚親厚之令帥親兵屯閭下武周
與仁恭侍兒私通恐事泄謀作亂先宣言曰今百
姓饑饉僵尸滿道王府君閉倉不賑卹豈爲民父
母之意乎衆皆憤怒武周稱疾臥家豪傑來候問
武周椎牛縱酒因大言曰壯士豈能坐待溝壑今
倉粟爛積誰能與我共取之豪傑皆許諾春二月
武周仁恭坐聽事武周上謁其黨張萬歲等隨入

升階斬仁恭持其首出鉤郡中無敢動者於是開
倉以賑飢民馳檄境內屬城皆下之收兵得萬餘
人武周自稱太守遣使附于突厥 鴈門郡丞河
東陳孝意與虎賁郎將王智辯共討劉武周圍
桑乾鎮壬寅武周與突厥合兵擊智辯殺之孝意
犇還鴈門三月丁卯武周襲破樓煩郡進取汾陽
宮獲隋宮人以賂突厥始畢可汗始畢以馬報之
兵勢益振又攻陷定襄突厥立武周為定楊可汗
遺以狼頭纛武周即皇帝位立妻沮氏為皇后改
元天興以衛士楊伏念為尚書左僕射妹壻同縣
苑君璋為內史令武周引兵圍鴈門陳孝意悉力
拒守乘間出擊武周屢破之既而外無救援遣間
使詣江都皆不報孝意誓以必死日暮向詔敕庫
俯伏流涕悲動左右圍城百餘日食盡校尉張倫
殺孝意以降

四日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七

七十九

何遜

唐高祖武德二年春三月辛卯劉武周寇并州

夏四月劉武周引突厥之衆軍於黃蛇嶺兵鋒甚
盛齊王元吉使車騎將軍張達以步卒百人嘗寇
達辭以兵少不可往元吉彊遣之至則俱沒達忿
恨申子引武周襲榆次陷之 丙辰劉武周圍并
州齊王元吉拒却之戊午詔太常卿李仲文將兵
救并州 五月丙戌劉武周陷平遙 初易州

師宋金剛有衆萬餘與魏刀兒連結刀兒爲實德所滅金剛救之戰敗帥衆四千西奔劉武周武周聞其善用兵得之甚喜號曰宋王委以軍事中分家貲以遺之金剛亦深自結出其故妻納武周之妹因說武周圍晉陽南向爭天下武周以金剛爲西南道大行臺使將兵二萬寇并州丁未武周進逼介州沙門道澄以佛幡縋之入城遂陷介州詔左武衛大將軍姜寶誼行軍摠管李仲文擊之武周將黃子英往來雀鼠谷數以輕兵挑戰兵纒接子英陽不勝而走如是再三寶誼仲文悉衆逐之伏兵發唐兵大敗寶誼仲文皆爲所虜旣而俱逃歸上復使二人將兵擊武周上以劉武周入寇爲憂右僕射裴寂請自行癸亥以寂爲晉州道行軍摠管討劉武周聽以便宜從事秋七月辛卯宋金剛寇浩州決旬而退九月裴寂至介休宋金剛據城拒之寂軍于度索原營中飲澗水金剛絕之士卒渴乏寂欲移營就水金剛縱兵擊之寂軍遂潰死亡略盡寂一日一夜馳至晉州先走劉武周屢遣兵攻西河浩州刺史劉贍拒之也文引兵就之與其守西河及裴寂敗自晉州以北城俱沒唯西河獨存姜寶誼復爲金剛所虜謀誅金剛殺之裴寂上表謝罪上慰諭之復使鎮

撫河東劉武周進逼并州齊王元吉與其同馬劉
德威曰年以老弱守城吾以彊兵出戰是也元吉
夜出兵攜其妻妾棄州將還長安元吉始知之武周
兵已至城下晉陽士豪薛深以城部試問上聞之
大恚謂當部尚書李綱曰元吉幼弱未習特事故
遣綱誡于文歆輔之晉陽彊兵數萬食支十年興
王之基一旦棄之聞宇文歆首畫此策我當斬之
綱曰王年少驕逸實誕曾無規諫又掩覆之使士
民憤然今日之敗誕之罪也歆諫王不悛等皆聞
奏乃忠臣也豈可殺哉明日上召綱入升御座曰
我得公遂無濫刑元吉自為不善非二人所能禁
也并誕赦之衛尉少卿劉政會在太原為武周所
虜政會密遣人奉表論武周形勢武周據太原遣
宋金剛攻晉州拔之虜右驍衛大將軍劉弘基弘
基逃歸金剛進逼絳州陷龍門 冬十月劉武周
將宋金剛進攻澧州陷之軍勢甚銳裴寂性怯無
將帥之略唯發使駱驛趣虞秦二州收民入城堡
焚其積聚民驚擾愁怨皆思為盜夏縣民白宗茂
聚眾自稱魏王以應武周寂討之為所敗詔永安
王孝基工部尚書獨孤懷恩陝州摠管于筠內史
侍郎唐儉將兵討之時王行本猶據蒲反未下亦
與武周相應關中震駭上出手敕曰賊如此難

與爭鋒宜棄大河以東謹守關山而已秦王世民
上表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潑貫京邑
所資若舉而棄之臣竊憤恨願假臣精兵三萬必
冀平殄武周克復汾晉上於是悉發關中兵以益
世民所統使擊武周乙卯幸華陰至長春宮以送
之十一月己卯武周寇涪州秦王世民引兵
自龍門乘冰堅度河屯栢壁與宋金剛相待時河
東州縣俘掠之餘未有倉廩人情恆擾聚入城堡
嚮斂無所得軍中之食世民發教諭民民間世民
爲帥而來莫不歸附自近及遠至者日多然後漸
收其糧軍食以充乃休兵秣馬唯令偏裨乘間抄
掠大軍堅壁不戰由是賊勢日衰世民嘗自帥輕
騎覘敵騎皆四散世民獨與一甲士登立而寢俄
而賊兵四合初不之覺會有蛇逐鼠觸甲士之面
甲士驚寤遽白世民俱上馬馳自餘步爲賊所及
世民以大羽箭射殪其驍將賊騎乃退十二月
于筠之永安王孝基急攻呂崇茂獨孤懷恩請先
成攻具然後進孝基從之崇茂求救於宋金剛金
剛遣其將善陽尉暹敬德尋相將兵奄至及縣孝
基表重以敵軍遂入擊孝基懷恩竊唐倫以行軍
總管劉世諤以爲不屬敬德名恭以字行上徵裴
寂入朝責其欺三二吏既而釋之寵待逾厚

敬德尋相將還澧州秦王世民遣兵部尚書勢開
山揔管秦叔寶等邀之於美良川大破之斬首二
千餘級頃之敬德相潛引精騎援王行本於蒲反
世民自將步騎三千從間道夜趨安邑邀擊大破
之敬德相僅以身免悉俘其衆復歸栢壁諸將咸
請與宋金剛戰世民曰金剛懸軍深入精兵猛將
咸聚於是武周據太原倚金剛為扞蔽金剛軍無
蓄積以虜掠為資利在速戰我閉營養銳以挫其
鋒分兵汾隰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當遁走當
待此機未宜速戰孝基謀逃歸武周殺之

三年春正月將軍秦武通攻王行本於蒲反行本
出戰而敗開門出降辛巳斬行本 宋金剛圍絳

四百七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七

八十三

王六月

州 二月劉武周遣兵寇潞州陷長子壺關潞州
刺史郭子武不能禦上以將軍河東王行敏助之
行敏與子武不叶或言子武將叛行敏斬子武以
徇乙巳武周復遣兵寇潞州行敏擊破之 三月
乙丑劉武周遣其將張萬歲寇浩州李仲文擊走
之俘斬數千人 甲申行軍副揔管張綸敗劉武
周於浩州俘斬千餘人 劉武周數攻浩州為李
仲文所敗宋金剛軍中食盡夏四月丁未金剛北
徙秦王世民追之 秦王世民追及尋相於呂州
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

至高壁嶺揔管劉弘基執纒諫曰大王破賊逐賊至此功亦足矣深入不已不愛身乎且士卒飢疲宜留壁於此俟兵糧畢集然後復進未晚也世民曰金剛計窮而走衆心離沮功難成而易敗機難得而易失必乘此勢取之若更淹留使之計立備成不可復攻矣吾竭忠徇國豈顧身乎遂策馬而進將士不敢復言飢追及金剛於雀鼠谷一日大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夜宿於雀鼠谷西原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突軍中止有一羊世民與將士分而食之丙辰陝州揔管于筠自金剛所逃來世民引兵趣介休金剛尚有衆二萬戊午出西

門背城布陳南北七里世民遣揔管李世勣等與戰小却爲賊所乘世民帥精騎擊之出背陳後金剛大敗斬首三千級金剛輕騎走世民追之數十里至張難堡浩州行軍揔管笑伯通張德政據堡自守世民免胄示之堡中喜譟且泣左右告以王不食獻濁酒脫粟飯尉遲敬德收餘衆守介休世民遣任城王道宗宇文士及往諭之敬德與李相舉介休及永安降世民得敬德甚喜以爲之一府統軍使將其舊衆八千歸諸管相參屈突達慮其變驟以爲言世民不聽劉武周聞金剛敗大懼棄并州走突厥金剛以其餘衆欲復戰莫肯從

八百餘騎走突厥世民至晉陽武周所署僕射楊
伏念以城降唐儉封府庫以待世民武周所得州
縣皆入于唐未幾金剛謀走上谷突厥追獲胥斬
之嵐州摠管劉六兒從宋金剛在介休秦王世民
擒斬之其兄季真棄石州犇劉武周將馬邑高滿
政滿政殺之武周之南寇也其內史令苑君璋諫
曰唐主舉一州之衆直取長安所向無敵此乃天
授非人力也晉陽以南道路險隘縣軍深入無繼
於後若進戰不利何以自還不如北連突厥南結
唐朝南面稱孤足爲長策武周不聽留君璋守朔
州及敗泣謂君璋曰不用君言以至於此久之武
周謀亡歸馬邑事泄突厥殺之 上聞并州平大
悅壬戌宴羣臣賜繒帛使自入御府盡力取之復
唐儉官爵仍以爲并州道安撫大使所籍獨孤懷
恩田宅資財悉以賜之世民留李仲文鎮并州劉
武周數遣兵入寇仲文輒擊破之下城堡百餘所
詔仲文檢校并州摠管

唐平江陵

蕭銑

隋恭帝義寧元年巴陵校尉鄱陽董景珍雷世猛
旅帥鄭文秀許玄徹萬瓚徐德基郭華沔陽張繡
等謀據郡叛隋推景珍爲主景珍曰吾素寒賤不
爲衆所服羅川令蕭銑梁室之後寬仁大度請奉

之以從衆望乃遣使報銑銑喜從之聲言討賊刃
募得數千人銑巖之孫也會穎川賊帥沈柳生寇
羅川銑與戰不利因謂其衆曰今天下皆叛隋政
不行巴陵豪傑起兵欲奉吾為主若從其請以號
令江南可以中興梁祚以此召柳生亦當從我矣
衆皆悅聽命乃自稱梁公改隋服色旗幟皆如梁
舊柳生即帥衆歸之以柳生爲車騎大將軍起去
五日遠近歸附者至數萬人遂帥衆向巴陵景珍
遣徐德基帥郡中豪傑數百人出迎未及見銑柳
生與其黨謀曰我先奉梁公勲居第一今巴陵諸
將皆位高兵多我若入城返出其下不如殺德基
質其首領獨挾梁公進取郡城則無出我右者矣
遂殺德基入白銑銑大驚曰今欲撥亂返正忽自
相殺吾不能爲若主矣因步出軍門柳生大懼伏
地請罪銑責而赦之陳兵入城景珍言於銑曰徐
德基建義功臣而柳生無故擅殺之此而不誅何
以爲政且柳生爲盜日久今雖從義凶悖不移其
處一城勢必爲變失今不取後悔無及銑又從之
景珍收柳生斬之其徒皆潰去丙申銑築壇燔燻
自稱梁王改元鳴鳳

唐高祖武德元年夏四月蕭銑即皇帝位置白宮
準梁室故事謚其從父琮爲孝靖皇帝祖巖爲河

間忠烈王父璿文憲王封董景珍等功臣七人
皆爲王遣宋王楊道生擊南郡下之徙都江陵修
復園廟引岑文本爲中書侍郎使典文翰委以機
密又使魯王張繡徇嶺南隋將張鎮周王仁壽等
拒之旣而聞煬帝遇弒皆降於銑欽州刺史審長
真亦以鬱林始安之地附於銑漢陽太守馮盎以
蒼梧高涼珠崖番禺之地附於林士弘銑士弘各
遣人招交趾太守丘和不從銑遣審長真帥嶺
南兵自海道攻和和欲出迎之司法書佐高士廉
說和曰長真兵數雖多懸軍遠至不能持久城中
勝兵足以當之柰何望風受制於人和從之以士
廉爲軍司馬將水陸諸軍逆擊破之長真僅以身
免盡俘其衆旣而有驍果自江都至得煬帝凶問
亦以郡附於銑士廉勸之子也始安郡丞李襲志
遷哲之孫也隋末散家財募士得三千人以保郡
城蕭銑林士弘曹武徹迭來攻之皆不克聞煬帝
遇弒帥吏民臨三日或說襲志曰公中州貴族久
臨鄙郡華夷悅服今隋室無主海內鼎沸以公威
惠號令嶺表尉佗之業可坐致也襲志怒曰吾世
繼忠貞今江都雖覆宗社尚存尉佗狂僭何足慕
也欲斬說者衆乃不敢言堅守二年外無聲援城
陷爲銑所虜銑以爲工部尚書檢校桂州摠管

是東自九江西抵三峽南盡交趾北距漢川銑皆有之勝兵四十餘萬

二年秋八月蕭銑遣其將楊道生寇峽州刺史許紹擊破之銑又遣其將陳普環帥舟師上峽規取巴蜀紹遣其子智仁及錄事參軍李弘節等追至西陵大破之擒普環銑遣兵戍安蜀城及荆門城先是上遣開府李靖詣夔州經略蕭銑靖至峽州阻銑兵久不得進上怒其遲留陰敕許紹斬之紹惜其才為之奏請獲免

三年蕭銑性褊狹多猜忌諸將恃功恣橫好專誅殺銑患之乃宣言罷兵管農欲奪諸將之權大司

三百九十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七

八十八

余和

馬董景珍弟為將軍然望謀作亂事泄伏誅景珍時鎮長沙銑下詔赦之召還江陵景珍懼冬十一月甲子以長沙來降詔峽州刺史許紹出兵應之十二月癸卯峽州刺史許紹攻蕭銑荆門鎮拔之蕭銑遣其齊王張繡攻長沙董景珍謂繡曰前年醢彭越往年殺韓信卿不見之乎何為相攻繡不應進兵圍之景珍欲潰圍走為麾下所殺銑以繡為尚書令繡恃功驕橫銑又殺之由是功臣諸將皆有離心兵勢益弱

四年春正月丙戌黔州刺史田世康攻蕭銑五州四鎮皆克之李靖說趙郡王孝恭以取蕭銑十

孝恭上之二月辛卯改信州爲夔州以孝恭爲
總管使大造舟艦習水戰以孝恭未更軍旅以靖
爲行軍總管兼孝恭長史委以軍事靖說孝恭悉
召巴蜀酋長子弟量才授任置之左右外示引擢
實以爲質 夏六月黃州總管周法明攻蕭銑安
州拔之獲其總管馬貴遷 秋七月辛巳襄州道
安撫使郭行方攻蕭銑荊州拔之 九月詔發巴
蜀兵以趙郡王孝恭爲荆湘道行軍總管李靖攝
行軍長史統十二總管自夔州順流東下以廬江
王瑋爲荆郢道行軍元帥出襄州道黔州刺史田
世康出辰州道黃州總管周灋明出夏口道以擊

蕭銑是月孝恭發夔州時峽江方漲諸將請俟水
落進軍李靖曰兵貴速今吾兵始集銑尚未知
若乘江漲倏忽抵其城下掩其不備此必成擒不
可失也孝恭從之 冬十月辛卯蕭銑鄂州刺史
雷長穎以魯山來降 趙郡王孝恭帥戰艦二千
餘艘東下蕭銑以江水方漲殊不爲備孝恭等拔
其荆門宜都二鎮進至夷陵銑將文士弘將精兵
數萬屯清江癸巳孝恭擊走之獲戰艦三百餘艘
殺溺死者萬計追奔至白里洲士弘收兵復戰又
敗之進入北江銑江州總管蓋彥舉以五州來降
蕭銑之罷兵營農也纔旬宿衛數千人聞唐兵

文武士引敗大懼倉猝徵兵皆在江嶺之外道途
阻遠不能遽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李
靖止之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入不若
且自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留拒我或歸
自守兵分勢弱我乘其懈而擊之蔑不勝矣今若
急之彼則併力死戰楚兵飄銳未易當也孝恭不
從留靖守營自帥銳師出戰果敗走趣南岸銳衆
委舟收掠軍資人皆負重靖見其衆亂縱兵奮擊
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
大獲舟艦李靖使孝恭盡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
敵所獲當藉其用柰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
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
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
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
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
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其交州摠管立和長史高
士廉司馬杜之松等將朝江陵聞銑敗悉詣孝恭
降孝恭勒兵圍江陵銑內外阻絕問策於中書侍
郎岑文本文本勸銑降銑乃謂羣下曰天不祚梁
不可復支矣若必待力屈則百姓蒙患柰何以我
人之故陷百姓於塗炭乎乙巳銑以太牢告于
廟下令開門出降守城者皆哭銑帥羣臣總纜

布幘詣軍門曰當死者唯銑耳百姓無罪願不殺掠孝恭入據其城諸將欲大掠岑文本說孝恭曰江南之民自隋末以來困於虐政重以羣雄虎爭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跂踵延頸以望眞主是以蕭氏君臣江陵父老決計歸命庶幾有所息肩今若縱兵俘掠使士民失望恐自此以南無復向化之心矣孝恭稱善遽禁止之諸將又言梁之將帥與官軍拒鬪死者其罪旣深請籍沒其家以賞將士李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先路彼爲其主鬪死乃忠臣也豈可同叛逆之科籍其家乎於是城中安堵秋毫無犯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款附銑降數日援兵至者十餘萬聞江陵不守皆釋甲而降孝恭送銑於長安上數之銑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銑無天命故至此若以爲罪無所逃死竟斬於都市

唐平江淮

杜伏威
沈灋興

李子通
輔公祐

隋煬帝大業九年章丘杜伏威與臨濟輔公祐爲刎頸交俱亡命爲羣盜伏威年十六每出則居前入則殿後由是其徒推以爲帥下邳苗海潮亦聚衆爲盜伏威使公祐謂之曰今我與君同苦隋政各舉大義力分勢弱常恐被擒若合而爲一則足以敵隋矣君能爲主吾當敬從自揆不堪宜來聽

命不則一戰以決雌雄海潮懼即帥其衆降之伏威轉掠淮南自稱將軍江都留守遣校尉宋顥討之伏威與戰陽爲不勝引顥衆入葭葦中因從上風縱火顥衆皆燒死海陵賊帥趙破陳以伏威兵少輕之召與并力伏威使公祐嚴兵居外自與左右十人齎牛酒入謁於座殺破陳并其衆

十一年東海李子通有勇力先依長白山賊帥左才相羣盜皆殘忍而子通獨寬仁由是人多歸之未半歲有衆萬人才相忌之子通引去渡淮與杜伏威合伏威選軍中壯士養爲假子凡三十餘人濟陰王雄誕臨濟闚稜爲之冠旣而李子通謀殺

伏威遣兵襲之伏威被重創墜馬雄誕負之逃葭葦中收散兵復振將軍來整擊伏威破之其將西門君儀之妻王氏勇而多力負伏威以逃雄誕帥壯士十餘人衛之與隋兵力戰由是得免來整又擊李子通破之子通帥其餘衆犇海陵復收兵得二萬人自稱將軍

恭帝義寧元年春正月右禦衛將軍陳稜討杜伏威伏威帥衆拒之稜閉壁不戰伏威遺以婦人之服謂之陳姥稜怒出戰伏威奮擊大破之稜僅以身免伏威乘勝破高郵引兵據歷陽自稱摠管以輔公柘爲長史分遣諸將徇屬縣所至輒下江淮

間小盜爭附之伏威常選敢死之士五千人謂之上募寵遇甚厚有攻戰輒令上募先擊之戰罷閱視有傷在背者即殺之以其退而被擊故也所獲資財皆以賞軍士有戰死者以妻妾殉葬故人自為戰所向無敵

唐高祖武德元年武康沈灋興世為郡著姓宗族數千家灋興為兵興太守聞宇文化及弒逆舉兵以討化及為名比至烏程得精卒六萬遂攻餘杭吳陵丹陽皆下之據江表十餘郡自稱江南道大總管承制置百官 宇文化及之發江都也以杜伏威為歷陽太守伏威不受仍上表於隋皇泰主皇泰主自稱大司馬錄尚書事天門公

二年沈灋興既克毗陵謂江淮之南指擣可定自稱梁王都毗陵改元延康置百官性殘忍專尚威刑將士小有過即斬之由是其下離怨時杜伏威據歷陽陳稜據江都李子通據海陵俱有窺江表之心灋興軍數敗會子通圍稜於江都稜送質求救於灋興及伏威灋興使其子綸將兵數萬與伏威共救之伏威軍清流綸軍場子相去數十里子通納言毛文深獻策募江南人詐為綸兵夜襲伏威營伏威怒復遣兵襲綸由是二人相疑莫敢生

進子通得盡銳攻江都克之稜奔伏威子通入江
都因縱擊綸大破之伏威亦引去子通即皇帝位
國號吳改元明政丹楊賊帥樂伯通帥眾萬餘降
之子通以為左僕射 杜伏威請降丁丑以伏威
為淮南安撫大使和州總管

三年夏六月壬辰詔以和州摠管東南道行臺尚
書令楚王杜伏威為使持節摠管江淮以南諸軍
事揚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淮南安撫使封
吳王賜姓李氏以輔公柘為行臺左僕射封舒國
公 李子通度江攻沈澧興取京口澧興遣其僕
射蔣元超拒之戰於慶亭元超敗死澧興棄毗陵

犇吳郡於是丹楊毗陵等郡皆降於子通子通以
澧興府掾李伯藥為內史侍郎國子祭酒杜伏威
遣行臺左僕射輔公柘將卒數千攻子通以將軍
闕稜王雄誣為之副公柘度江攻丹陽克之進屯
溧水子通帥眾數萬拒之公柘簡精甲千人執長
刀為前鋒及使千人踵其後曰有退者即斬之自
帥餘眾復居其後子通為方陳而前公柘前鋒千
人殊死戰公柘復張左右翼以擊之子通敗走公
柘逐之反為所敗還閉壁不出王雄誣曰子通無
壁壘又狃於初勝乘其無備擊之可破也公柘不
從雄誣以其私屬數百人夜出擊之因風縱火子

通大敗降其卒數千人子通食盡棄江都保京口
西之地盡入於伏威伏威徙居丹楊子通復東
走太湖收合亡散得二萬人襲沈灑與於吳郡大
獲之灑與帥左右數百人棄城走吳郡蕪湖聞人
逐安遣其將葉孝辯迎之灑與中途而悔欲殺孝
辯更向會稽孝辯覺之灑與窘迫赴江溺死子通
軍勢復振帥其羣臣徙都餘杭盡收灑與之地北
自太湖南至嶺東包會稽西距宣城皆有之

年冬十一月杜伏威遣其將王雄誕擊李子通
通以精兵守獨松嶺雄誕遣其裨將陳當將千
餘人乘高據險以逼之多張旗幟夜則縛炬火於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七

九十五

沈祖

布滿山澤子通懼燒營走保杭州雄誕追擊之
敗之於城下庚寅子通窮蹙請降伏威執子通
左僕射樂伯通送長安上釋之先是汪華據
歙歙稱王十餘年雄誕還軍擊之華拒之於新安
洞口甲兵甚銳雄誕伏精兵於山谷帥羸弱數千
見其陳戰纔合陽不勝走還營華進攻之不能克
自日暮引還伏兵已據其洞口華不得入窘迫請
許聞人遂安據崑山無所屬伏威使雄誕擊之雄
以崑山險隘難以力勝乃單騎造其城下陳國
威靈示以禍福遂安感悅帥諸將出降於是伏威
並有淮南江東之地南距海北距淮

歙州摠管賜爵宜春郡公

五年秋七月秦王世民擊徐圓朗下十餘城聲震淮泗杜伏威懼請入朝丁亥杜伏威入朝廷升御榻拜太子太保仍兼行臺尚書令留長安位在齊王元吉上以寵異之以闕稜為左領軍將軍李

子通謂樂伯通曰伏威既來江東未定我往收舊

兵可以立大功遂相與亡至藍田關為吏所獲俱

伏誅

三百九十九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七

九十六

沈祖

父畏敬與伏威等伏威浸忌之乃署其養子闕稜為左將軍王雄誕為右將軍潛奪其兵權公柘知之怏怏不平與其故人左遊仙陽為學道辟穀以自晦及伏威入朝留公柘守丹楊令雄誕典兵為之副陰謂雄誕曰吾至長安苟不失職勿令公柘為變伏威既行左遊仙說公柘謀反而雄誕握兵公柘不得發乃詐稱得伏威書疑雄誕有貳心雄誕聞之不悅稱疾不視事公柘因奪其兵使其黨西門君儀諭以反計雄誕始寤而悔之曰今天下方平定吳王又在京師大唐兵威所向無敵柘何無故自求滅族乎雄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今從

公爲逆不過延百日之命耳大丈夫安能愛斯須
之死而自陷於不義乎公柘知不可屈繼殺之雄
誕善撫士卒得其死力又約束嚴整每破城邑秋
毫無犯死之日江南軍中及民間皆爲之流涕公
柘又詐稱伏威不得還江南貽書令其起兵大發
鎧仗運糧儲尋稱帝於丹楊國號宋修陳故宮宮
而居之署置百官以左遊仙爲兵部尚書東南道

大使越州總管與張善安連兵以善安爲西南道

大行臺五年二月豫章賊帥張善安以虔吉等一

寄州總管張乙丑詔襄州道行臺僕射趙郡王

孝恭以舟師趣江州嶺南道大使李靖以交廣

四百四十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七 九十七 徐高

桂之衆趣宣州懷州總管黃君漢出譙亳齊州總

管李世勣出淮泗以討輔公柘孝恭將發與諸將

宴集命取水忽變爲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舉止自

若曰此乃公柘授首之徵也飲而盡之衆皆悅服

九月戊子輔公柘遣其將徐紹宗寇海州陳政

通寇壽陽 冬十一月黃州總管周濩明將兵擊

輔公柘張善安據夏口拒之濩明屯荆口鎮壬午

濩明登戰艦飲酒善安遣刺客數人詐乘漁艫而

至見者不以爲虞遂殺濩明而去 甲申舒州總

管張鎮周等擊輔公柘將陳當世於猷州之黃沙

大破之 十二月癸卯安撫使李大亮誘張善安

執之大亮擊善安於洪州與善安隔水而陳遙相
與語大亮諭以禍福善安曰善安初無反心正爲
將士所誤欲降又恐不免大亮曰張揔管有降心
則與我一家耳因單騎度水入其陳與善安執手
共語示無猜間善安大悅遂許之降既而善安將
數十騎詣大亮營大亮止其騎於門外引善安入
與語久之善安辭去大亮命武士執之從騎皆走
善安營中聞之大怒悉衆而來將攻大亮大亮使
人諭之曰吾不留揔管赤心歸國謂我曰若
還營恐將士或有異同爲其所制故自留不去耳
卿輩何怒於我其黨復大罵曰張揔管賣我以自
媚於人遂皆潰去大亮追擊多所虜獲送善安於

長安善安自稱不與輔公柝交通上赦其罪善安
之及公柝敗得所與往還書乃殺之

七年春正月壬午趙郡王孝恭擊輔公柝別將於
縱楊破之 二月辛丑輔公柝遣兵圍猷州刺史

左難當嬰城自守安撫使李大亮引兵擊公柝破
之趙郡王孝恭攻公柝鵠頭鎮拔之 壬子行軍

副揔管權文誕破輔公柝之黨於猷州拔其枚洄
等四鎮 太保吳王杜伏威薨輔公柝之反也

稱伏威之命以給其衆及公柝平趙郡王孝恭不
知其詐以狀聞詔追除伏威名籍沒其妻子及太

宗即位知其冤赦之復其官爵 三月丙戌趙郡王孝恭破輔公柝於蕪湖拔梁山等三鎮辛卯安撫使任瓌拔楊子城廣陵城王龍龕降 戊戌趙郡王孝恭克丹楊先是輔公柝遣其將馮慧亮陳當世將舟師三萬屯博望山陳正通徐紹宗將步騎二萬屯青林山仍於梁山連鐵鑠以斷江路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又結壘江西以拒官軍孝恭與李靖帥舟師次舒州李世勣帥步卒一萬度淮拔壽陽次破石慧亮等堅壁不戰孝恭遣奇兵絕其糧道慧亮等軍乏食夜遣兵薄孝恭營孝恭安卧不動孝恭集諸將議軍事皆曰慧亮等擁疆兵

據水陸之險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指丹楊掩其巢穴丹楊既潰慧亮等自降矣孝恭將從其議李靖曰公柝精兵雖在此水陸二軍然所自將亦為不少今博望諸柵尚不能拔公柝保據石頭豈易取哉進攻丹楊旬月不下慧亮等躡吾後腹背受敵此危道也慧亮正通皆百戰餘賊其心非不欲戰正以公柝立計使之持重欲以老我師耳我今攻其城以挑之一舉可破也孝恭然之使羸兵先攻賊壘而勒精兵結陳以待之攻壘者不勝而走賊出兵追之行數里遇大軍與戰大破之闕稜免胄謂賊衆曰汝曹不識我邪何敢來與我戰賊衆

多稜故部曲皆無鬪志或有拜者由是遂敗孝恭
靖乘勝逐北轉戰百餘里博山青林兩戍皆潰慧
亮正通等遁歸殺傷及溺死者萬餘人李靖兵先
至丹楊公柘大懼擁兵數萬棄城東走欲就左遊
仙於會稽李世勣追之公柘至句容從兵能屬者
纔五百人夜宿常州其將吳驤等謀執之公柘覺
之棄妻子獨將腹心數十人斬關走至武康爲野
人所攻西門君儀戰死執公柘送丹楊梟首分捕
餘黨悉誅之江南皆平己亥以孝恭爲東南道行
臺右僕射李靖爲兵部尚書頃之廢行臺以孝恭
爲揚州大都督靖爲府長史上深美靖功曰靖蕭
輔之膏肓也關稜功多願自矜伐公柘誣稜與己
通謀會趙郡王孝恭籍沒賊黨田宅稜及杜伏威
王雄誕田宅在賊境者孝恭并籍沒之稜自訴理
忤孝恭孝恭怒以謀反誅之

唐平山東 劉黑闥

唐高祖武德二年 初漳南人劉黑闥少驍勇狡
獪與竇建德善後爲羣盜轉事郝孝德李密王世
充世充以爲騎將每見世充所爲竊笑之世充使
黑闥守新鄉李世勣擊虜之獻於建德建德署爲
將軍賜爵漢東公

二年竇建德之敗也其諸將多盜匿庫物及居

皇暴橫爲民患唐官吏以法繩之或加捶撻建
故將皆驚懼不安高雅賢王小胡家在洛州欲奔
其家以逃官吏捕之雅賢等亡命至貝州會上徵
建德故將范願董康買曹湛及雅賢等於是願等
相謂曰王世充以洛陽降唐其將相大臣段達單
雄信等皆夷滅吾屬至長安必不免矣吾屬自十
年以來身經百戰當死久矣今何惜餘生不以之
立事且夏王得淮安王遇以客禮唐得夏王即殺
之吾屬皆爲夏王所厚今不爲之報仇將無以見
天下之士乃謀作亂卜之以劉氏爲主吉因相與
之漳南見建德故將劉雅以其謀告之雅曰天下

適安定吾將老於耕桑不願復起兵衆怒且恐泄
其謀遂殺之故漢東公劉黑闥時屏居漳南諸將
往詣之告以其謀黑闥欣然從之黑闥方種蔬即
殺耕牛與之共飲食定計聚衆得百人秋七月甲
戌襲漳南縣據之是時諸道有事則置行臺尚書
省無事則罷之朝廷聞黑闥作亂乃置山東道行
臺於洛州魏冀定滄並置揔管府丁丑以淮安王
神通爲山東道行臺右僕射 八月丁酉劉黑闥
陷鄆縣魏州刺史權鳳貝州刺史戴元祥與賊皆
敗死黑闥悉收其餘衆及器械實建德舊營衆稍
出歸之衆至二千人爲壇於漳南祭建德告以舉

兵之意自稱大將軍詔發關中步騎三千使將軍
秦武通定州摠管藍田李玄通擊之又詔幽州摠
管李藝引兵會擊黑闥 丁未劉黑闥陷歷亭執
屯衛將軍王行敏使之拜不可遂殺之 初洛陽
既平徐圓即請降拜兗州摠管封魯郡公劉黑闥
作亂陰與圓即通謀上使葛公盛彥師安集河南
行至任城辛亥圓即執彥師舉兵反黑闥以圓即
爲大行臺元帥充鄆陳杞伊洛曹戴等八州豪右
皆應之辛酉徐圓即自稱魯王 淮安王神通將
關內兵至冀州與李藝五合又發邢洛相魏恒趙
等州兵合五萬餘人與劉黑闥戰於饒陽城南布
陳十餘里黑闥衆少依隄單行而陳以當之會風
雪神通乘風擊之既而風返神通大敗士馬軍資
失亡三分之一李藝居西偏擊高雅賢破之逐犇
數里間大軍不利退保藁城黑闥就擊之藝亦敗
薛萬均萬徹皆爲所虜截髮驅之萬均兄弟二歸
藝引兵歸幽州黑闥兵勢大振 庚寅劉黑闥陷
瀛州刺史盧士叡觀州人執刺史雷德備以城降
之 毛州刺史趙元愷性嚴急下不堪命丁卯州
民董燈明等作亂殺元愷以應劉黑闥 冬十
一月壬寅劉黑闥陷定州執摠管李玄通黑闥愛
其才欲以爲大將玄通不可故更有以酒肉饋之

者玄通曰諸君哀吾幽辱幸以酒肉來相開慰當
爲諸君一醉酒酣謂守者曰吾能劔舞願假吾刀
守者與之玄通舞竟太息曰大丈夫受國厚恩鎮
撫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視息世間哉即
引刀自刺潰腹而死上聞之爲之流涕拜其子伏
護爲大將 十二月乙卯劉黑闥陷冀州殺刺史
麴稜黑闥旣破淮安王神通移書趙魏故實建德
將卒爭殺唐官吏以應黑闥庚申遣右屯衛大將
軍義安王孝常將兵討黑闥黑闥將兵數萬進逼
宗城黎州摠管李世勣先屯宗城棄城走保洛州
甲子黑闥追擊世勣等破之殺步卒五千人世勣

僅以身免丙寅洛州土豪翻城應黑闥黑闥築壇
城於城東南告天及祭竇建德而後入後旬日引
兵攻拔相州執刺史房晃右武衛將軍張士貴潰
圍走黑闥南取黎衛二州半歲之間盡復建德舊
境又遣使北連突厥頡利可汗遣俟斤宋邪那帥
胡騎從之左武衛將軍秦武通洛州刺史陳君賓
永寧令程名振皆自河北遁歸長安 丁卯命
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討黑闥 己巳劉黑闥陷
邢州趙州庚午陷魏州殺摠管潘道毅辛未陷莘

年春正月劉黑闥自稱漢東王改元天造定都

洛州以范願為左僕射董康賈為兵部尚書高雅
賈為右領軍徵王琮為中書令劉斌為中書侍郎
賈建德時文武悉復本位其設法行政悉師建德
而攻戰勇決過之 庚寅東鹽州治中王才藝殺
刺史田華以城應劉黑闥 秦王世民軍至獲嘉
劉黑闥棄相州退保洛州丙申世民復取相州進
軍肥鄉列營洛水之上以逼之 幽州總管李藝
將所部兵數萬會秦王世民討劉黑闥黑闥聞之
留兵萬人使范願守洛州自將兵拒藝夜宿沙河
程名振載鼓六十具於城西二里隄上急擊之城
中地皆震動范願驚懼馳告黑闥黑闥遽還遣其
第十善與行臺張君立將兵一萬擊藝於鼓城壬
子戰於徐河十善君立大敗所亡八千人 洛水
人李去感據城來降秦王世民遣彭公王君廓將
千五百騎赴之入城共守二月劉黑闥引兵還攻
洛水癸亥行至列人秦王世民使秦叔寶邀擊破
之 己巳秦王世民復取邢州辛未并州人馮伯
讓以城來降 丙子李藝取劉黑闥定樂廉趙四
州獲黑闥尚書劉希道引兵與秦王世民會洛州
劉黑闥攻洛水甚急城四旁皆有水廣五十餘
步黑闥於城東北築二甬道以攻之世民三引兵
救之黑闥拒之不得進世民恐王君廓不能守召

諸將謀之李世勣曰若甬道達城下城必不守行軍搃管郊勇公羅士信請代君廓守之世民乃登城西南高冢以旗招君廓君廓帥其徒力戰潰圍而出士信帥左右二百人乘之入城代君廓固守黑闥晝夜急攻會大雪救兵不得往凡八日丁丑城陷黑闥素聞其勇欲生之士信詞色不屈乃殺之時年二十 辛巳秦王世民拔洛水三月世民與李藝營於洛水之南分兵屯水北黑闥數挑戰世民堅壁不應別遣奇兵絕其糧道壬辰黑闥以高雅賢為左僕射軍中高會李世勣引兵逼其營雅賢乘醉單騎逐之世勣部將潘毛刺之墜馬左

右繼至扶歸未至營而卒甲午諸將復往逼其營潘毛為王小胡所擒黑闥遺糧於冀貞滄瀛諸州水陸俱進程名振以千餘人邀之沈其舟焚其車秦王世民與劉黑闥相持六十餘日黑闥潛師襲李世勣營世民引兵掩其後以救之為黑闥所圍尉遲敬德帥壯士犯圍而入世民與略陽公道宗乘之得出道宗帝之從子也世民度黑闥糧盡必來決戰乃使人堰洛水上流謂守吏曰待我與賊戰乃決之丁未黑闥帥步騎二萬南度洛水壓唐營而陳世民自將精騎擊其精兵破之乘勝蹂其步兵黑闥帥眾殊死戰自午至昏戰數合黑闥

力不能支王小胡謂黑闥曰智力盡矣宜早亡去
遂與黑闥先遁餘衆不知猶格戰守吏決堰洛水
大至深丈餘黑闥衆大潰斬首萬餘級溺死數千
人黑闥與范願等二百騎奔突厥山東悉平 徐
圓朗聞劉黑闥敗大懼不知所出河間人劉復禮
說圓朗曰有劉世徹者其人才略不世出名高東
夏且有非常之相真帝王之器將軍若自立恐終
無成若迎世徹而奉之天下指揮可定圓朗然之
使復禮迎世徹於浚儀或說圓朗曰將軍爲人所
惑欲迎劉世徹而奉之世徹若得志將軍豈有全
地乎僕不敢遠引前古將軍獨不見翟讓之於李
四九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七
百六
密乎圓朗復以爲然世徹至已有衆數千人頓於
城外以待圓朗出迎圓朗不出使人召之世徹知
事變欲亡走恐不免乃入謁圓朗悉奪其兵以爲
司馬使徇譙杞二州東人素聞其名所向皆下圓
朗遂殺之秦王世民自河北引兵將擊圓朗會上
召之使馳傳入朝乃以兵屬齊王元吉庚申世民
至長安上迎之於長樂世民具陳取圓朗形勢上
復遣之詣黎陽會大軍趨濟陰 丙子行臺民部
尚書史萬寶攻徐圓朗陳州拔之 夏六月辛亥
劉黑闥引突厥寇山東詔燕郡王李藝擊之 乙
卯遣淮安王神通擊徐圓朗 丁卯劉黑闥引突

寇定州 秋七月甲申秦王世民以淮濟之間
略定使淮安王神通行軍總管任瓌李世勣攻圓
朗乙酉班師 劉黑闥至定州其故將曹湛董康
買亡命在鮮虞復聚兵應之甲午以淮陽王道玄
領河北道行軍總管以討之 九月劉黑闥陷瀛
州殺刺史馬匡武鹽州人馬君德以城叛附黑闥
冬十月己酉詔齊王元吉討劉黑闥於山東壬
寅以元吉為領軍大將軍并州大總管癸丑貝州
刺史許善護與黑闥弟十善戰於鄆縣善護全軍
皆沒甲寅右武侯將軍桑顯和擊黑闥於晏城破
之觀州刺史劉會以城叛附黑闥 乙丑行軍總
管淮陽壯王道玄與劉黑闥戰於下博軍敗為黑
闥所殺時道玄將兵三萬與副將史萬寶不協道
玄帥輕騎先出犯陳使萬寶將大軍繼之萬寶擁
兵不進謂所親曰我奉手救云淮陽小兒軍事皆
委老夫今王輕銳妄進若由之俱必同敗沒不如
以王餌賊王敗賊必爭進我擊陳以待之破之必
矣由是道玄獨進敗沒萬寶勸兵將戰士卒皆無
鬪志軍遂大潰萬寶逃歸道玄數從秦王世民征
伐死時年十九世民深惜之謂人曰道玄常從吾
征伐見吾深入賊陳心慕效之以至於此為之流
涕世民自起兵以來前後數十戰常身先士卒輕

深入雖屢危殆而未嘗為大刃所傷 淮陽下
道玄之敗也山東震駭洛州總管盧江王援棄城
西走州縣皆叛附於劉黑闥旬日間黑闥盡復故
地乙亥進據洛州十一月庚辰滄州刺史程大買
為黑闥所迫棄城走齊王元吉畏黑闥兵彊不敢
進 甲申詔太子建成將兵討黑闥其陝東道大
一臺及山東道行軍元帥河南河北諸州並受建
成處分得以便宜從事 己亥齊王元吉遣兵擊
劉十善於魏州破之 劉黑闥擁兵而南自相州
以北州縣皆附之唯魏州總管田留安勒兵拒守
黑闥攻之不下引兵南拔元城還攻之 十二
月戊午劉黑闥陷恒州殺刺史土公政 癸亥幽
州大總管李藝復廉定二州 甲子田留安擊劉
黑闥破之獲其莘州刺史孟柱降將卒六千人是
時山東豪傑多殺長吏以應黑闥上下相猜人益
離怨留安待吏民獨坦然無疑白事者無問親疎
皆聽直入卧內每謂吏民曰吾與爾曹俱為國禦
賊固宜同心協力必欲棄順從逆者但自斬吾首
去吏民皆相戒曰田公推至誠以待人當共竭死
力報之必不可負有花竹林也 本黑闥之黨潛有
異志留安知之不發其事引 直左右委以管鑰竹
林遂收遂更歸 卒收其用 以功進封道國公乙

丑并州刺史成仁重擊范願破之 劉黑闥攻魏
州未下太子建成齊王元吉大軍至昌樂黑闥引
兵拒之再陳皆不戰而罷魏徵言於太子曰前破
黑闥其將卒皆懸名處死妻子係虜故齊王之來
雖有詔書赦其黨與之罪皆未之信今宜悉解其
囚俘慰諭遣之則可坐視其離散矣太子從之黑
闥食盡衆多亡或縛其渠帥以降黑闥恐城中兵
出與大軍表裏擊之遂夜遁至館陶永濟橋未成
不得度壬申太子齊王以大軍至黑闥使王小胡
背水而陳自視作橋成即過橋西衆遂大潰棄仗
來降大軍度橋進黑闥度者纔千餘騎橋壞由是
黑闥得與數百騎亡去

六年春正月己卯劉黑闥所署饒州刺史諸葛德
威執黑闥舉城降時太子遣騎將劉弘基追黑闥
黑闥爲官軍所迫犇走不得休息至饒陽從者纔
百餘人餒甚德威出迎延黑闥入城黑闥不可德
威涕泣固請黑闥乃從之至城旁市中慙止德威
饋之食食未畢德威勒兵執之送詣太子并其弟
十善斬於洛州黑闥臨刑歎曰我幸在家鉏菜爲
高雅賢輩所誤至此 二月丙寅徐圓朗窮蹙與
數騎棄城走爲野人所殺其地悉平

